

一條河的隱秘

黃河之水不停奔騰，在夕陽的映照下，河水泛著淡淡的暗紅，夾雜著腥味，似是泥腥，又似魚腥。浪一股股的湧上岸邊，不厭其煩地為石頭染上一層層的色彩，留下一層層不規則的深色水痕。

我踮起腳極目遠眺，河中央的水緩緩流動，被泥土淤塞的支流，則是洶湧澎湃，兩者形成了鮮明的對比。我拿著相機，不停地拍攝著眼前的美景，一步步向前邁去，即使鞋子被河水染濕亦渾然不覺。不多時，大半個太陽已經下班，躲到了河水下只露出少半個頭頂，卻也被翻騰的河水遮得若隱若現。像是鄰居家的小孩，因為身高不夠，在籬笆外一跳一跳地往裏偷看。

正當我心滿意足地收回相機，轉身要回到小船上去，船夫忽然用力一撐，把船撐到一米開外，我好不容易穩住身子沒有跌入河中，尚未回過氣來，船夫又把船撐了過來，向我伸出手，驚魂未定的我自然地扶住了那隻想扶我上船的手，卻不料船夫竟用力地拉著我，把我拽到河中。

相機從袋中跌出，磕到小船的邊緣，裏面的菲林卷掉入了水中，我抓著被水展開的菲林，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，殊不知它亦如我一樣，漂泊在奔騰的河水之中，等待救援。我大聲地呼救，期望船夫能夠拉我上船，哪知他非但充耳不聞，更快速地撐著那艘小木船離去。而我也漸漸因為體力不支，在河中越沉越下，直到連手中的菲林也再也握不住，我看著它漸漸離我遠去，越浮越高，在最後一絲的夕陽映照下，在水中映出了畫面。

黑暗的河忽然變得明亮起來，冰冷的河水彷彿被一道無形的空氣牆隔開了。我不再覺得冰冷，只感到濕透的衣服貼著皮膚，難受得很。暗紅的河水消失了，變成了光明的天空，耳邊傳來滔滔的水聲。

一個長相霸氣的男人，他有著兩條又粗又黑的眉毛，像牛一樣的眼睛和鼻子，嘴巴很大，彷如能一口吞下一個西瓜。他手中拿著一柄用鐵製成的，像叉子一樣的東西。他騎在一條巨龍的身上，男人每指向一個地方，巨龍便會帶著牠的同伴在那裏開闢出一條溝壑，清理好淤泥，為男人開江擴渠，把洶湧的河水引導分流。河水彷彿被人用手撫平一般，變得平靜，緩緩流淌。這樣的畫面一遍又一遍的重演，他們穿梭在山嶽之間，飛騰於江河之上。

日月更替，多年的洪災終於被治理好，騎在龍身上的男人，也已經辭世了。在河水緩緩流淌的河邊，那條巨龍不似往日般意氣風發。牠雪白的翅膀被不懷好意的人斬下，四爪被四條長長的鐵鏈鎖著，末端掛著沉重的鉛球，幾個民夫合力把牠推入河中，又把鐵鏈的末端，綁在四座山下。那條巨龍的自由就這樣被奪走了，牠被禁錮在了河底。

一直跟在巨龍身後的同伴想要救牠，一個個怒目圓睜，毛髮豎起，憤怒地咆哮。而民夫們則都拿著鐵叉子，只要那些龍一靠近，必會毫不留情地，往牠們的鱗甲之中插去。群龍的血水染紅了整條河，染紅了整個河床，就連天空彷彿也被牠們的血水染紅，空氣中瀰漫著濃濃的血腥氣息，風中夾雜著牠們悲痛的龍嘯，震耳欲聾。但很快，牠們便敗了。牠們的鱗甲被拔下來製成盾甲，龍角被割下來當藥材，龍肉被剝下來作食物，把牠們身上有價值的地方都留下，而餘下的遺骸則被棄在河床上，被扔入通向大海的洞口。牠們以別樣的方式回家。

被鎖在河底的巨龍不停地反抗，激得河面蕩起巨浪，那浪洶湧得彷彿能衝向天空，能淹沒大地，山嶽也被巨大的龍嘯聲驚得震顫起來。一個穿著官服的男子，命人把鐵鏈鎖得更緊，又用鐵鏈綁住了龍的嘴巴，他再也不能仰天長嘯，也無法動彈，只能從喉間發出嗚嗚的低鳴。

至此，畫面消失了。眼前恢復了一片黑暗，但嗚嗚聲仍未間斷，不多時，耳邊又傳來了人們說話的聲音，他們在歌唱，在歌頌農作物豐收的日子，又對著河祈求來年風調雨順。那陣嗚嗚聲愈來愈大，是少女的哭聲，它突兀地傳來。少女操著外地口音，哀求在歌唱的人們放過她，但是她的哀求彷彿沒人聽見。不多時，傳來一聲重物落水聲，少女的哀求不在了，少女的哭聲也不在了，只留下人們歡快的歌唱聲和祈求巨龍為人們保持河底平靜、來年風調雨順的禱告聲。

黑暗的河底隱隱有月光映進水中，河面出現了一條長長的黑影，在河水中肆意的擺動，伴隨著漸漸微弱的歌聲，在月光的照耀下一閃一閃地發亮。我離它越來越近，一起隨著河水，慢慢地飄向了積滿淤泥的支流。